

抬頭，糟！又是那對眼神，我像個偷糖吃被發現的小孩，羞得不知如何，慌張的收拾那心中久馳的野馬。驚魂甫定，甲魚傳過來一張紙條：「十斗，小孩子想什麼？莫非長大了！」三個死黨全轉過頭來，全一個表情——不懷好意的笑著，趕忙回報給她們每人一個鬼臉，道聲：「見鬼！」又是一陣竊笑。喔！她們又如何知道此刻刻不由己的感覺呢？

走出教室，外面的陽光亮麗而耀眼，和煦的令人不忍輕易的浪費它，舒服的像他天真的笑臉。疑！怎又想起他來了！太不公平了，爲什麼要把所有的關切全放在他身上，我只要自由自在的過自己想過的日子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再不要每天牽掛著他、念著他，想看見他又怕看見他。對！從今以後再也不要把所有心思浪費在他身上，我不要再任何人來攪亂我的天地，我有太多事要注意，窗前那株小花苗不知開了沒有，不覺心中歉然，太久沒去看望了，從今以後不再理會他的一切了。打定

主意，不覺腳下都輕鬆多了，哼著愛唱的歌，好像以前的我又回來了。

走出校門，完了！一眼就看見他遠遠的走過來，天啊！千萬不要把我剛建立的信心毀去，我才剛發過誓的，阿彌陀佛、阿拉真神，誰來幫幫我！待他走近，見到那一臉令人抗拒不得的微笑，宇宙所有的信心都軟化了，只得按捺住那慌亂的心，又得裝作若無其事貌，然後淡淡的說聲「嗨」，「晚上學校的電影看看？」「看啊！」竟從他的眼底溜出一絲慌張，原來、原來他也……，「那麼六點半水池旁等你，一起去好不好？」「好」，唉！我怎麼這麼沒用，連句得體的話都說不出來，怎就這麼容易動搖，長大真不好。甲魚老愛說我不懂事，其實我不是不懂事，只是不願懂這些事罷了！對了！晚上可以告訴他窗下那一株小花苗的故事。陽春三月的陽光真好，真好！

夏日

的

昏眩

苦

午后的太陽肆無忌憚的發著火威，隔著陽傘仍舊有一股無法抗拒的熱力，要從全身毛孔中炸取水分。唉！無情的天公，在這缺水的旱季您也不饒過我生命的泉源嗎？打電話給翔撲了個空，走到校園又空曠得令人發慌，在假期中缺少照顧的學生，所以一景一物就更顯明的跳動著過去，而那是去不掉的追憶。

火柴就在頭頂上高張著，我想還是窩回小屋好了，雖然室友都回家，但畢竟那是目前我唯一能體切感覺到真實的東西。將門鎖號碼轉到我熟悉的位置，居然打不開，汗水像旋開的水龍頭般汨汨的流下來，手指頭更不聽大腦的指揮了，只好望室興嘆，坐在大門外的台階避避這毒熱太陽的冷嘲熱諷，唉！索興將自己這付狼狽相露給大地去嘲弄吧！

草地上的影子漸漸往西移，汗水也收斂起來，可是胸中那股悶氣卻愈來愈佔優勢，竟然將整個心思漲得滿滿的，不容一絲理智去化解。

站起身來，發覺四肢都向我罷工了，全身癱軟無力，但是還沒找到翔之前，再怎樣被這惱人的天氣折騰，也要強撐著，再不發洩，我整個壓抑的情緒就要負荷不了啦！

拖著步伐走到電話亭，一咬牙，投進一個銅板，也投進我維護許久的少女矜持，管那古板的房東會怎麼想，反正我已顧不了別人眼中的我是怎樣的模式了。就是這些禮教與莫名的顧忌，才會使我淪落到如此不安的田步，「溫柔」、「含蓄」、「純真」，別再假冒天使來煩擾我了。

「喂！找誰？」謝天謝地，那低沉的聲音，總算是一襲涼風擠進我噎滿的胸膛。

「翔，我是蓉蓉，沒什麼事啦！只想找你聊聊，如果你有事，我就只好回家囉！」故做輕鬆，聲音卻不爭氣的發顫著。

「好啊！我有空，待會兒校門口見面。」我鬆了一口氣的掛斷電話。

此時已是進晚餐的時候了，而我全身的勁兒又全部甦活過來，下定決心要將迷惑我多少夜晚的這段跳接、虛幻的感情，補上註解，縱使是結上一個句號，我也心甘情願。因爲，對一個迷失在方陣的人而言，能尋出一條走向原點的路，依舊是幸運的。

開學的日子近了，校園裏的漫草被機器碾平，和著些微的晚風，傳來陣陣的青草香，白日的酷熱一掃而空，腦子也澄明不少。想到翔上封信，冷不防的寫著：「離開我吧！蓉，請在你的感情世界裏開除我這不忠實的小子，解鈴仍須繫鈴人，雖然我過去曾試著從你那純摯真實的本質中，去尋求一個影子，但那對你是不公平的。來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在一來一去之間祝福你能找到渴望的一瓢弱水。」翔，好端端的，你爲何又不按牌理出牌了呢？你知道，我是根本不諳牌理的初學者呀！你若即若離的態度，已破壞我整個安定的思想系統，可是我竟高舉理智的劍陷入感情的泥淖。這封信，無意間使我想起塵封的理智，然而柔弱的我還無法自拔，期待著今晚你要助我一臂之力，縱使抓出了印痕，我還是不會埋怨的。翔，你知道嗎？

不可一世的身影，終於展現眼前，在夕陽餘暉中定睛一看，啊！原來在我夢中飄忽侵擾的就是他嘴角的那份狂傲不羈，而那是在夢中無法清楚勾勒出來的。

「我覺得我好像在演木偶戲喔！完全迷惘的被線牽絆著，無法掌握自己的角色。」笨拙的開場白，而我還是先開口了。

「現在，我覺得好果好果，我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，縱使那只是——一個跑龍套。」我接著說，一口氣恨不得將心中的抑悶傾吐出來，但我不能，尤其在翔面前我是慣演聽來的。

他低低的說了一聲：「你是不適合演戲的。」我們都沈默下來。

每當我與翔在咖啡館聊天時，他總愛叫一瓶啤酒。吞雲吐霧之際，眼鏡片底下的一抹偏執、冷峻，總讓我想起一首歌：「醉過方知酒濃，愛過方知情重，你不會做我的詩，就如我不能做你的夢。」而我是喜歡酒的辛辣與苦澀的。可是面對翔，一股好奇就升上喉頭，是對酒高歌的豪情抑是舉杯銷愁更愁？這些疑問卻始終不屬於我們談話訊息的。自從接到分手那封信之後，這首歌就日夜侵擾我整個生活，今天沈默已達飽和點了。

「翔，我實在難以想像醉了的樣子」來自迴憶的聲音從我口中幽幽流瀉出來。

「學著喝一點酒，無妨。但要在家里喝，知道嗎？千萬不要輕易去嚐試醉酒的滋味。……如果曾經醉過，就不會再衝動的狂飲啦！」最後一句，翔似乎很語重心長的說出。

天逐漸暗下來，白日的混沌已褪去。一個預感閃過，今天一定能找到我心中的答案，這可由我們之間的默契獲得肯定的。

「女人一向不喜歡男人喜歡的男人」，翔用以往加給我一些嚴肅觀點的語調說出。

我別著頭，依舊想不出所以然。

翔接著說：「以前我太自信了，不曉得個中道理，所以雖曾自許是感情王國中的王子，卻從中得到痛不欲生的傷害。已經造成兩部悲劇了，我不能再鑄成另一次錯誤。」

摒氣的聆聽著，唯恐半句話從我耳際溜過。手底濕漉漉的，露氣可能重了一些罷！

「三年前我碰到一位很好的女孩，當時我才相信一見鍾情的說法，因為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儼然就是一個消失影子的賦形。可是就因她太像逝去的影子，所以記憶中的悲劇，就鮮明的跳動著不安。」

老天啊！他這席話簡直不是我安分國度裏的情節，反倒符合我書堆裏的夢境呢！

光

明

倪廣茂

台上的老師正在口沫橫飛的講著今天的實驗過程，只見底下烏鴉鴉的一片都在埋首猛抄，「鈴……」急促的下課鈴聲，教室裏立刻顯得有點騷動，有人在看錶，有人在交頭接耳，但老師似乎不知情似的繼續講他的，阿明心裏有些不快，暗暗的想連下課的時間都被剝奪了，這算那孩子的事，以前以為進了大學，進了醫學院，便是前途似錦，甚至計劃要好好享受大學生活，郊遊、烤肉、舞會……等等，至今才知是「誤上賊船」，整天光是功課就壓的喘不過氣來，好不容易老師講完了，同學們都迅速的收拾好書本準備前往實驗室，老師突然又開口了：「今天使用的試劑有很強的腐蝕性與爆炸性，各位務必特別注意。」阿明心裏不薄的「呸」了一聲，「老生常談」。

到了實驗室，他又吊兒郎當的穿上了實驗衣，領取了化學藥品，同組的榮仔卻還在那裏仔細的看著實驗步驟，這個同村子長大的伙伴作事總是慢吞吞的，阿明顯得有點不耐，只想把實驗早點作完，好回宿舍休息，於是便粗手粗腳把各種化學藥品加在一起，突然又順手抄前榮仔前面的一瓶試劑就往燒杯中倒，榮仔叫道：「危險！這樣會……」，話未說完，阿明手中的燒杯卻爆了開來，他慘叫一聲，雙手捂著眼睛在地上翻滾，榮仔顧不了被藥品濺到的手臂，跑到準備室找老師，立刻數位老師

「碰到我的女孩總扮演悲劇的角色，因為她們太真、太專情了，又不幸身為女人，怪不得算命先生說我有剋妻命。你是否能想像，當她所愛的人為了怕玷辱她的真情而從這世界消失時，該是多麼殘酷的事情。我也試著在她的身上尋找逝去的影子，然而我還是太狂妄，又太不了解女孩子細密的心思，無法讓女孩子握住實在是虛有的真實感，於是我又傷害了一個純真的女孩。」

我不曉得這故事式的敘述，是否能為我所追求的那個虛幻感情補上註腳。然而有逐漸釋然的感覺倒是真的。

「妳可能不記得，有一次在宿舍樓梯口碰到妳，妳的神情又使那影子呈現出來，我已枯竭、麻木的感性隱隱竄動著。但是當我理智清醒時，我發覺不能再傷害妳。少女所渴望的應該是純然的彼此對待，這些卻是殘缺如我者所不能做到的，現在我也不知下一步該如何？」

我吞下喉頭的哽咽，不使眼淚掉下，其實在這樣的夜晚，翔也是看不見我流淚的。

「翔，你別想太多，其實我還太小，也根本不會是那個影子的。任何事物如果不想占有，又何所謂失呢？只要能把握相處時的那分契機，也就算得到了。」

我不曉得這是不是由衷之言，至少是當時的直覺傾吐，想起鄭愁予的詩——賦別，或許「書太厚了，本不該掀開扉頁，沙灘太長，本不該走出足印的。」這一切在多情春天裏早已灑下錯誤的種子，獨留早熟苦澀的果子，讓我採摘。夏季最後一聲雷響揚起，是在召喚我這位感情的逃兵嗎？



有的奔往實驗室，有的叫救護車，「嗚……」淒厲的聲音劃破了長空，在同學們的協助下，阿明被送往了醫院。

在二〇六號的急救室中，面色凝重的王大夫，旁邊站著阿明的爸爸——老張，正焦急的搓著雙手，等待著愛子的醒來，不久床上傳出了呻吟聲，眾人目光立刻都集中了過去，只見他雙手也包滿了紗布，眼睛的部位也蒙上了厚厚的一圈，阿明很想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，雖然極力的想睜大眼睛，可是所見的仍然是漆黑一片，便用雙手往臉上摸，王大夫立刻抓住他的雙手說：「好好的休養一個星期，才能夠拆紗布。」「那我的眼睛會不會怎樣呢？」可是王大夫卻沉默不語，老張卻立刻握著阿明的雙手說：「孩子，你一定會好的。」「爸爸，我對不起你。」「不要多說了，好好的休息吧。」這時王大夫示意大家出去，然後老張迫

